



故乡

〔苏〕谢苗·巴巴耶夫斯基著



故乡

〔苏〕谢苗·巴巴耶夫斯基著
郝建恒 甘雨泽 宋嗣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Бабаевский Семен Петрович

Родимый Край

本书根据«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版译出

故 乡

〔苏〕谢苗·巴巴耶夫斯基著

郝建恒 甘雨泽 宋嗣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625 字数 275,000

1980 年 9 月第 1 版 198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40,000 册

书号：10188·142 定价：0.98 元

主要人物表

叶芙多基娅·伊莉尼奇娜·戈卢勃科娃(杜霞·戈卢勃卡大婶)——

“黎明”集体农庄挤奶员、养蜂员、镇苏维埃代表

伊凡·库兹米奇·戈卢勃科夫(万尼亚)——叶芙多基娅的丈夫，区委第三书记，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谢苗·阿法纳西耶维奇·马斯柳科夫(谢苗·谢尼亚)——官道镇中学教师，叶芙多基娅的情人

安东(安东沙)——叶芙多基娅的大儿子，建筑师

伊格纳特(伊格纳特卡)——叶芙多基娅的二儿子，国营农场场长

奥莉加——叶芙多基娅的大女儿，养鸭员

伊丽莎白(丽莎)——叶芙多基娅的小女儿，与谢苗所生

伊利亚(伊柳沙)——叶芙多基娅的小儿子，与谢苗所生

伊利亚·福米奇·沙波瓦洛夫——叶芙多基娅的父亲，富农

季莫非——叶芙多基娅的哥哥，富农

斯焦莎(斯捷潘尼达)——伊利亚的未婚妻，赫连的女儿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赫连——生产队长

胡辛·卡尔丹诺夫——伊丽莎白的未婚夫

阿布别基尔·卡尔丹诺夫——胡辛的祖父

库莉查——胡辛的母亲

娜佳——安东的妻子，牙科医生

纽拉——伊格纳特的妻子

廖瓦——奥莉加的同居者，二流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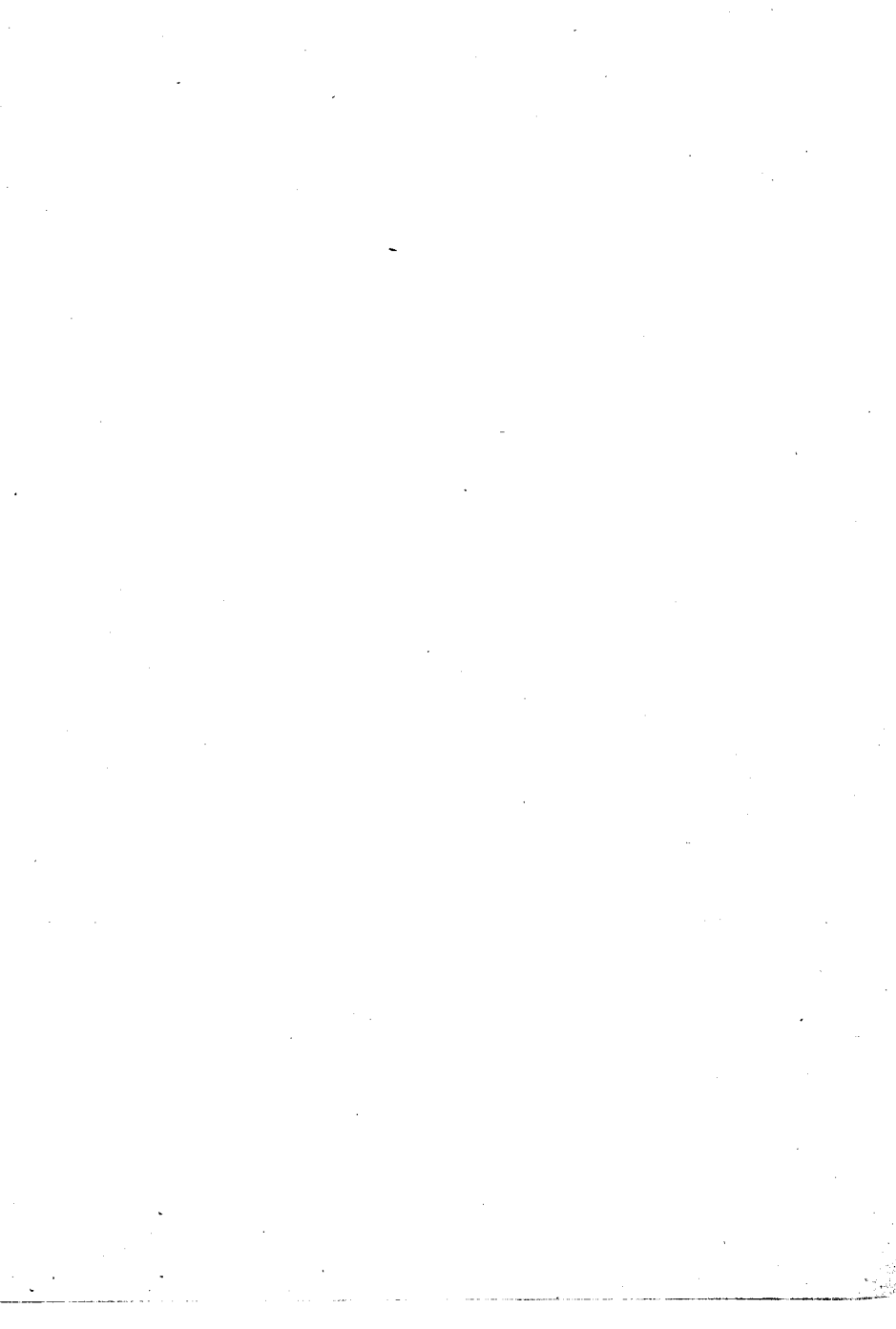
彼得·尼雷奇·斯维特利奇内——区委第一书记

斯捷潘·伊格纳季耶维奇·奥尼赫里姆丘科夫——“黎明”集体农庄主

席

故乡啊，我的故乡，
马儿在广阔的天地里奔驰……
——阿·托尔斯泰

故 乡



你河水丰满，自由奔流，
流向远处，奔向四方。

——引自一首古老的
库班哥萨克民歌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库班河象所有的山间河流一样，到了秋天就潜入崖岸底下，寻找安宁。河床变浅了，石头羞答答地露出水面。河水变得湛蓝、清澈，宛若一块明净的玻璃。它静静地流着，只是流到浅滩上才发出哗哗的声响，而且那也只是在皎月当空的夜里。一到下游，它就完全减缓了速度，安静下来了。芦苇丛生的河口湾和小河湾象一面面镶嵌在金黄镜框里的镜子，在草原上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闪烁着。

可是到了夏天，冰川消融，山中雷雨时时袭来，库班河苏醒过来了，哗哗地溢出河的两岸。河水冲向辽阔的草原，它加快了速度，淹没了牧场，淹没了洼地，淹没了树丛，河水夹带着泥沙、小卵石和树根。这样，库班河就日夜不停地唱起了它那使人忐忑不安的歌儿。泡沫飞溅的波浪不知疲倦地一会儿从哥萨克镇或农庄的附近奔腾而过，一会儿在果园或麦田的近旁掀起滔天巨浪。有谁能不受好奇心的驱使，走近河岸，沉思不语地注视着那汹涌澎湃的灰褐色水流，惊讶地摇着头，叹道：“是啊，这是一股浩大的力量啊！”如果你站在陡岸上，俯瞰那无法遏止的壮丽的大自然的力量，那么，在你面前一定会展现出一片壮阔的春汛景色。你会情不自禁地想道，在这一片泛滥的库班河水中，在它那湍急的奔流中，有某种……有某种与库班河两岸人民的生活相似的东西……

但究竟在什么地方相似呢？有谁能够说出来呢？也许只有库班河自己知道这相似之处隐藏在哪里并如何找到它吧。可它默不作声，并不打算向人们透露它的秘密。

不，库班河沉默不语，那是因为它自己同样什么也不知道。从上游到下游这一路上，它要碰上许多哥萨克居民点，但它从旁边疾驰过去，滔天的巨浪咆哮着，村镇和农庄的生活与它有什么相干呢！如果库班河只是奔流而过，不冲击河岸，不淹没果园和菜园，那可就好了。可是，这个不幸的伤心庄，却遭了多少罪呀！村庄坐落在一个美丽的地方，依山傍水，葱绿掩映。对这一切，库班河连看都不看一眼。河水从峡谷夺路而出，顷刻之间，泡沫四溅的浪涛就扑向了伤心庄的果园和菜园。如果从远处，从农庄的街上眺望，仿佛这已经不是翻滚的浪涛，而象是竖起身子，振鬣奔腾的马群。浪涛飞速地扑向陡峭的河岸。河岸从上往下一米的地方覆盖着一层黑土，而往下到水面，压得很牢实的碎石和泥沙微微发黄。不管黑土也好，碎石也好，泥沙也好，库班河水一冲，全都毫不费力地给冲走了。年复一年，库班河就是这样悄悄地走近果园，把苹果树、梨树、甜樱桃树连根拔起，——投入激流中，又把树枝高高地抛起来，好象从水中举起的挣扎呼救的双手。紧接着，库班河又逼近农舍。灾难威胁着每一户人家。人们从院子里牵走了牲口，带走了家具什物。一天，两天，有时甚至七天、八天，人们拖家带口地栖息在河岸上，倾听着库班河那可怕的歌声，等待着房子轰隆一声倒塌之后，便揩干眼泪，永远地离开农庄。

在伤心庄的村头上，有一间农舍幸免于难，奇迹般地保

留下来了。河水把农舍劈成了两半。一半从陡坡上滚下来，落到库班河里，消逝不见了；另一半，房盖没有了，剩下一个炉子和几扇窗户，孤零零地伫立着，那个样子实在令人害怕。一次接一次的水灾，使伤心庄渐渐地变小了。没有人盖新房子。那些靠河岸的果园和院落全被河水冲了。农庄里，被河水冲过的地方，现在是一道石头堆成的河床。有如一把刀子把街道整整砍掉一半——不仅乘卡车，就是坐四轮马车从这儿走也危险：随时都可能掉到陡坡下面去的。整个伤心庄只剩下十二户人家了，有九家是寡妇和离开丈夫的妻子。发大水的时候，库班河水涌到她们的门槛——只好打开门，用水桶往外舀水。浪花哗啦啦地飞进窗口。她们看到河水离得这样近了，感到害怕，可是，住惯的地方总舍不得离开。她们等呀，盼哪，以为马上就会出现奇迹，库班河从此不再往前流淌。然而，一进七月，天气燥热，雷声轰鸣，暴雨倾盆而下，随之而来的又是巨浪滔天，好象奔腾的马群，怒吼着扑向农庄。整个河岸上，巨大的土块象房子上黑糊糊的遮阳板一样向下耷拉着。遮阳板断了，落入水中，一阵骇人的轰鸣在山谷中回响。然而，奇迹毕竟出现了。去年七、八月份没有发大水。又是炎热，又是暴雨，这里却没有闹水灾。发生了什么事？有消息传到伤心庄来啦：在山中，横跨库班河筑起了一道拦河坝，夏天的大水沿着卡老斯河向斯塔夫罗波尔^①流去。伤心庄的人终于轻松地出了一口气。只可惜，拦河坝修的太晚了。现在，库班河虽然每逢夏季还是波涛汹涌，冲击河岸，但是它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冲力了……

① 斯塔夫罗波尔：是苏联边区中心。——译者

第 二 章

门前有一条小路。这样的小路通常横亘在放牧牲口的草地或者菜园的杂草中间。小路绕过窗子，蜿蜒到小果园，通向远处一个可以爬过去的地方。从那里它那刚刚被踩过的痕迹拐向左面，隐入繁枝缠绕的树丛，弯弯曲曲地穿过缓坡的山沟，登上高岗，到拱门这里就猝然中止了……拱门立在奶牛场近旁，衬托着春日里乱云朵朵的明朗的天幕，显得那么孤单，那么凄切。风吹雨淋，烈日暴晒，拱门两旁的圆柱已经发白了。不难看出，这半月形的建筑物矗立在这里是为了纪念某个重大的胜利；管弦乐队曾在这儿演奏过，但不是昨天也不是今天；演说家也曾登台讲演，而在讲台上镶嵌着边的胶合板上标语的大字赫然醒目，一面面小旗迎风招展，有如烈焰熊熊。可是很久以来，无论是那些小旗还是标语字句全都没有了。由于风吹雨淋，日久天长的关系，无情地抹掉了上面的字迹，只剩下了两个字母——“Y X”。这个精神抖擞的感叹词没有惊叹号，它后面应添写上哪些字母，才能复现这失去的单词的意义呢，这一切已经没有人知道了。人们只知道“Y X”这两个字母，从老远的地方就能叫人看到，使人们想到：曾有个时候，在拱门上曾写过某种非常非常重要的字句。

拱门俯瞰着库班河，注视着那毁坏了的农庄。拱门后面

有一个宽敞的院子，好象是镇子的广场。四周是牛粪，被人们踩结实的牛粪已经发黑了。旁边是用干树枝编成的牲口槽，排成一长列，就象平常在练马场上设置的障碍物。矮小的房子覆盖在褪了色的石板瓦下面，长条形的小窗子鳞次栉比，所有的房子都呈“门”字形。宽阔的敞开的大门，朝着那隐约可见的苍翠的丘陵和山岗……

“嗯，我现在全明白了，全清楚了！”那位无所不晓的读书迷，刚读了书的第一页就尽力预先想猜出本书内容的主要线索。“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情节向哪里发展，向哪里转折，看出如常言所说的：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且，任何一位读者都会毫不费力地明白并猜出，作者只是作为小说的楔子才描写库班河的，才给我们描绘了伤心庄遭受水灾时的情景，而故事只能围绕畜牧场展开。我们知道，还留着两个字母‘YX’的拱门和宽敞的院落，用干树枝搭成的牲口槽旁边被踩结实的牛粪，还有那在石板瓦下面低矮的房子，这一切描写，作者只是要给我们指出这是奶牛场；我们知道，小说的主人公一定是一个当地哥萨克的队长，是个大老粗，酒鬼，色鬼，这种人世上少有，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同老奸巨猾的统计员一起偷牛奶；我们知道，在他们犯罪的道路上，会象幽灵似地突然闪出一个年青的挤奶姑娘，一个十年级毕业的共青团员来。她自愿来到奶牛场，是为了劳动两年以后一定进农学院；我们知道，在她的共青团女友们的帮助下，依靠党小组长的支持，年青的挤奶员到书的最后一页，勇敢地制止了不法行为，善良战胜了邪恶。”

是的，一点不错，带有“YX”字母的拱门，宽敞的院落，

细树枝编成的牲口槽，矮小的房子——正是奶牛场。这一切都是对的。所以说，对经验丰富的读书迷的预见性确是可以羡慕的。至于说到小说的主人公，情节的发展，书的末尾对他们罪恶的惩罚以及美德获胜这些方面，情况却稍有出入。无论是酒鬼队长和老奸巨猾的统计员，还是最诚实的女挤奶员和她的诚实的女友们，甚至党小组长……都没有在小说中大驾光临。对此，作者自己也感到惊讶和不安……他们没有光临，不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的，在另一本描写农村的书里他们出来亮亮相也是毫不费力的事情。显然，他们没有赏脸，是因为我们的小说不是写他们的，我们写的是那间农舍的女主人，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那样，那条小路就是从那间农舍门前开始的。

让我们从从容容地讲一讲这位女主人的经历吧，连她艰苦生活中的细微末节也不放过……读者们请先往窗子里瞧一瞧：叶芙多基娅·伊莉尼奇娜·戈卢勃科娃坐在一条板凳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面，倾听着。阳光洒落到桌子上，照射着她那疲惫、沉思的面孔。双眉不停地抖动着，一眼就可以看出，在她的左眉上，有一颗黑痣……不，不，请先不要走进屋子里去。叶芙多基娅刚刚收到儿子安东和伊格纳特以及女儿奥莉加的信。我们先不要打扰她。女儿伊丽莎白正在给母亲念信。伊丽莎白是她最小的一个，也是她最心爱的，正如叶芙多基娅·伊莉尼奇娜自己讲的那样，是她的“命根子”。伊丽莎白有一张黝黑的脸膛，两只大眼睛，扎着两根小辫，长得和母亲象极了。凡是见过年青时候的叶芙多基娅·伊莉尼奇娜的人，都会说：这是第二个杜霞！甚至那象蝇头大小的

黑痣也长在左眉上，跟母亲的一模一样。叶芙多基娅·伊莉尼奇娜常常以此感到骄傲。“造物主想的多周到啊！”她自言自语地说道。“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姑娘，而现在我的女儿都长大了，整个身材都象我，只是比我有文化。以后女儿又生女儿，又和她妈妈一模一样，就这样，生命连绵不断地延续下去，没有尽头……”

“妈妈，您不到我们这儿来使得我和娜佳是多么难受呀，特别是卡佳和小尤里克，”伊丽莎白读道，“到我们这儿住一阵子吧，到我们这儿来作客吧。我们是多么盼您来呀，现在还在等您！……”

“他们在等我？”母亲一面重复地问道，一面用手帕擦着微笑的双唇。“当儿女们等着你的时候，真是一种幸福啊……”

“您听呀，妈妈，往下读啦，我还有急事呢……”

“有急事吗？现在大家都有急事……快往下读吧。”

“我知道，您会找到借口，说工作离不开，牛犊没人管……可是，妈妈，对您来说，谁更亲近呢？是儿女和孙子、孙女呢，还是牛犊？”妈妈，您听见没有，谁对您更亲呢？”伊丽莎白笑咪咪地瞅着母亲。“这是安东沙问的。您回答呀！”

“唉，安东沙有多傻呀！”母亲微笑着，露出下排牙齿中间的豁牙。“安东沙已经是个大人了，受过教育，他自己也早就当了爸爸，可还象个小孩子……”

“妈妈，您往下听呀……这儿写着……‘妈妈，您该退休，该歇歇了。您有这么多儿女，还怕养活不了您？您的孩子们的翅膀都长硬了，妈妈，我们把您放到翅膀上，把您带走，就象童话里天鹅把伊凡奴什卡带走一样。您还记得吧，当我们

都还是孩子的时候，您给我们讲的那个童话……”

“当我们都还是孩子的时候，”母亲忧郁地重复道：“放到翅膀上……安东沙想到了这个故事，他可真会想呀……伊格纳特写了些什么呢？”

伊丽莎白拿起伊格纳特的信，开始读起来。伊格纳特首先向母亲、兄弟伊利亚和小妹妹丽莎问好。然后，他描绘了他巡视羊群这一路上的风光。母亲歪着头听着。伊格纳特从羊群又谈到他的两个孩子——加利娅和瓦利娅。他这两个女儿是一对多么可爱的孪生姊妹啊！他也请母亲去作客，看看他的妻子纽拉，看看她的两个已长高了一点的小孙女。母亲还从未见过他的妻子。

“伊格纳特也叫我去……”

“您高兴吧，妈妈。”

“我当然高兴啦……奥莉加写了些什么？”

伊丽莎白不大高兴地拿起奥莉加的信，从信的中间读起来：

“……妈妈，我的青春反正已经被断送了，可廖瓦是一个挺好的人，您不要因为他而骂我……来吧，和廖瓦认识一下，我相信，妈妈，您一定会喜欢他的……”

“好啦，你去吧，伊丽莎白，去吧，女儿，”叶芙多基娅·伊莉尼奇娜说。“晚上我自己看吧……我这会儿有眼镜了。”

伊丽莎白在镜子前面左右转动了一阵，把小辫往肩上一甩，就走了……好啦，现在让我们进屋吧。叶芙多基娅·伊莉尼奇娜很有礼貌地抬头看了一眼，她感到意外：她没有料到客人来。她和善地、腼腆地微笑着，不知说什么才好。她

是一个好客的、富有同情心的妇女。说真的，她是有点难为情：她那只有两间小屋的农舍又狭窄又简陋；两扇小窗子，光线很暗，好象老太婆昏花的两眼，屋子里连个象样的摆设也没有。可有什么办法呢？她想，客人们会理解她的，这不是她的过错，也不会怪罪她的。从她那忧虑的目光中，从她那手忙脚乱的动作中，你们大概已经猜出来了，你们这些不速之客使女主人又高兴又激动。为什么？因为在库班河一带这早已经成了习惯——任何客人到家都受到欢迎。她让你们在桌旁坐下，送来一壶牛奶和几只茶杯。牛奶壶肚子很大，壶嘴镀着一层锡。这套器皿是从地窖里取出来的，你们一定会发现在陶制的牛奶壶两侧有一层水珠。叶芙多基娅·伊莉尼奇娜既不会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的，也不会问你们来办什么事。她把牛奶倒入茶杯，用她那低微的、令人愉快的声音说道：

“请喝奶吧，善良的人们，用奶来代替水吧……水，我们倒有。瞧，就在窗外。不过我们却常常喝奶。我们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招待你们，而牛奶可有的是……场里有牛奶，而且我家现在还有一头奶牛……”

在你们喝着这清凉可口的、含有青草和地窖气味的牛奶的当儿，叶芙多基娅·伊莉尼奇娜不慌不忙地、用忧郁的声调向你们讲到她门前这条小路是很久很久以前就走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时候呢？”你们忍不住了，想要知道得准确些：“也许是五年以前，也许是十年以前？到底是多久以前？”“嗨，你们怎么啦，不，比这要早得多。”叶芙多基娅·伊莉尼奇娜咧着嘴微笑着，露出了豁牙。她用头巾角遮住嘴，嘴角上布